

· 政治学研究 ·

浅析美国对以色列核选择的政策及其原因

张彦飞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历史教研组,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 核扩散是美国外交中的重要问题,美国从一开始就积极的努力防止和反对核扩散,但以色列却是美国防扩散政策中的一个例外。在美国对以色列核选择的政策上,起初美国坚持对以色列实行核查。然而,随着美以关系的发展以及受国内、外诸种因素的制肘,到尼克松政府时期——美以双方达成默契:只要以色列承诺不会采取一种公开的核立场,不进行核爆试验或是将核技术转让给第三方或进一步鼓励核扩散行动,美国将给与默认。此后的美国政府继承这一政策,对以色列的核选择予以豁免。

[关键词] 美国;以色列;核选择

[中图分类号] D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2008)11-0048-03

现今朝鲜与伊朗核问题闹得沸沸扬扬,为迫使朝鲜与伊朗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威逼利诱,并辅之以严厉制裁。众所周知,以色列被看作是继美、苏、英、法、中之后的第六核大国。美国国防情报局在1999年就断定以色列拥有60—80枚核弹头,到现在已经生产了足够制造115—190枚核弹头的易裂变材料。^[1]然而,美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却采取“双重标准”,把以色列豁免于核不扩散政策之外,对以色列发展核武器采取默许的态度。纵观美国对以色列核问题政策的历程,美国的这一政策有着特殊的原因。本文拟对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与以色列的核选择作一番梳理,并阐述美国对以色列发展核武器的政策及其原因。

一、以色列发展核武器的原因及其历程

以色列谋求或发展核武器有着特殊的原因。首先是犹太民族的危机意识。二战中,犹太人几乎遭到毁灭性的大屠杀,这种记忆对于犹太人来说仍是记忆犹新。因此,对其自身的生存与安全有着近乎病态的担忧。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就是要保证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即是发展常规武器和非常规武器——核武器。其次,以色列国土面积小,缺乏防御的战略纵深,承担不起一旦战败的军事后果,且又受到众多敌对的阿拉伯国家的环伺,而阿拉伯国家时刻准备着把以色列从中东的地图上抹掉。因而,以色列迫切需要寻求一种“最终的威慑物”以应对这些危险,这无疑就是核武器。最后,是以色列为了有效吓阻苏联对其生存的核威胁,加之,以色列从美国获得安全保证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认为自己有必要采取“民族自杀式”的核威慑政策。

以色列最早研制核武器始于1948年。内格夫沙漠中,磷酸盐中沉积铀的发现,使以色列萌发了研制核武器这一计划,并决定培养这方面的人才。1952年6月13日,在国防部成立了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对核武器的发展计划提供帮助和监督。1950S加快了其研究步伐,在希伯来大学核魏茨曼研究所设立了核武器研究中心,为核武器的研发提供技术和设施上的帮助。

面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以色列改变其建国

初期的“中立”政策,转而向美国积极靠拢,努力寻求美国的安全保证,以期获得美国的“核保护伞”。然而,美国鉴于其在中东建立反苏联盟的整体战略考虑,拒绝了以色列的这一要求,并继续向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以色列因而求向法国,法国为了牵制纳赛尔支持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和报复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双方迅速达成协议。作为对以色列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的报偿,法国答应帮助以色列在迪莫纳建立一个核反应堆,以色列对外掩饰说是“纺织厂”。以色列就此迈上了秘密发展核武器的道路。然而,随着迪莫纳问题逐渐被媒体大肆渲染,1960年,法国决定改变对以色列的核政策——要求以色列公开其正在建设核反应堆,允许国际的检查。后经过法国与以色列的协商,法国继续援助以色列的核反应堆建设,但是以色列要公开宣布该反应堆只用于研究的目的。^[2]

最终纸里包不住火,迪莫纳问题引起了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而且以色列内部在是否拥有核武器和是否公开化的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但由于国民普遍支持,以色列最终采取了秘密发展的模式。随后,以色列从挪威、比利时等国家获得了研制核武器的原料,制造核武器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以色列也成为跨入核门槛的国家。1967年,法国中止对以色列的核援助后,以色列与南非的关系逐渐密切,双方也都有合作研制核武器的意向。1976年双方签署了联合研制核武器的全面协定,根据协定,南非提供浓缩铀,而以色列提供研制核弹头和发射系统的高技术。1979年,南极洲附近的南太平洋上发生了一次神秘的巨大的闪光,美国监测机构记录到同时发生剧烈震动,这断定是与南非和以色列有关的一次核试验。1986年5月和2月,这样的闪光又两度出现^[3]。据1986年105日的英国《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以色列拥有100—200枚原子弹,并成功研制出氢弹^[4]。这样,以色列成为事实上的核大国。美国对核扩散极为敏感,并作为核不扩散协定的发起者,对以色列发展核武器不可能置身事外。美国从一开始就对以色列的核计划表示出极大的关注,但随着美以关系的发展,并受到诸种因素的制肘,美国逐渐对以色

列发展核武器表示默许。

二、美国对以色列的核政策

1958年美国 U-2 侦察机发现了迪莫纳基地,以色列最初向美国通报说那是一座纺织厂,后来又称是冶金设施。1960年 12 月 2 日,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以色列正在建造核设施。国务卿赫脱对以色列正在建设核反应堆表示关注,于 12 月 9 日,召见了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哈曼询问这一情况,并向以色列施压要求以色列允许美国科学家对其核反应堆运作情况进行核查。本·古里安保证以色列不会发展核武器,同时法国也保证他们的援助只用于和平的目的^[5]。鉴于迪莫纳基地已被曝光和迫于法国的压力,1960年 12 月 21 日,本·古里安总理向议会首次承认正在建设一座“用于和平目的”的核反应堆。同时,以色列政府内部在是否向美国和盘托出其核计划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本·古里安总理认为应该继续原有的隐瞒政策,而梅厄夫人则认为应该对美国坦白,以换取美国对以色列的公开的安全保证。但是由于当时美以军事合作关系尚不稳定,也由于肯尼迪政府坚定的反核扩散政策,以色列对灾核问题上依赖美国没有信心,因此艾希科尔总理还是继承了本·古里安的政策^[6]。

肯尼迪入主白宫后,与前任总统不同的是,他第一位把核不扩散问题核心的外交目标。1962年 10 月,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对核扩散问题更为关切,因而不断的努力寻求把迪莫纳核反应堆置于某种形式的美国控制或者监督下,但在尽力获得保证迪莫纳核反应堆用于和平目的的过程中,为了换取以色列在处理阿拉伯难民问题上的让步,避免对以色列使用威慑或强制的政策^[7]。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美国在 1963 年—1964 年认真地致力于外交努力。在日内瓦召开的八国裁军委员会上,美国提出讨论签订一个核不扩散协定,建立防止核扩散的有效机制^[8]。

1963年 3 月 6 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以色列发展核武器的潜力以及拥有核武器所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估。评估报告认为:以色列获得这种武器将会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地位”构成相当的损害,对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美国将受到阿拉伯国家的谴责而大大降低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也将会导致“以阿拉伯世界和苏联集团为一方与以色列和西方的友邦为一方的对抗、冲突”。中情局相信以色列已经制造了这种武器,只是没有进行试验。以色列拥有核武器将会使其安全感大大增强,但是以色列拥有核武器可能使其凭借这种力量同意通过谈判达成和平,也有可能使之借助这种核威慑更加不愿意谈判。以色列虽然不会诉诸战争,它将会利用核威慑的“心理优势”来恐吓阿拉伯国家。面对以色列发展核武器这一事实,阿拉伯国家不会无所作为。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埃及可能寻求发展核武器,转而求助苏联的帮助,中情局认为苏联会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虽然苏联不会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核武器,也不愿在发展核武器方面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但是会在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上安置核武器,并使其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在阿拉伯国家建立导弹基地,这无疑将显著的增强苏联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9]。

因而,美国政府要求以色列政府同意对迪莫纳进行一年两次的核查。1963年 5 月 29 日,本·古里安在给肯尼迪的回信中只同意每年一次而不是两次对迪莫纳的检查,时间是在 1964 年的早期。但是美国政府考虑一年一次在技术上是可行得通和符合国际标准^[10]。美国科学情报机构认为,以色列的反应堆如果用于研究目的,每隔一年才能完成其装卸过程,但是要是生产核裂变原料和分离出武器级的铀,只需六个月时间。鉴于本古里安声称国际核查机制将损害以色列的主权,同时他也承诺,以色列将不是第一个将核武器引入中东的国家。美国决定,至少暂时不让国际机构介入,而由美国科学家对迪莫纳进行一年一次的检查^[11]。对于以色列用美国的公开安全保证换取以色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索尔伯特认为,对以色列的核问题与对以色列的安全保证应该分开来^[12]。美国小组曾 7 次检查迪莫纳基地,但以色列善于隐蔽,7 次调查报告都称,没有发现研制核武器的证据。肯尼迪总统 1963 年曾询问时任国防部办公厅主任的佩雷斯“你们在制造原子弹吗”佩雷斯答“我能向你保证,以色列不会是第一个向中东地区引进核武器的国家。”^[13]他回避了问题,既不承认,也没否认,言外之意颇多。这句模棱两可的回答后来演变成以色列的模糊核政策。

约翰逊政府继承肯尼迪政府的核不扩散遗产,继续对以色列进行施压,但是美国对迪莫纳的检查,伴随着约翰逊总统与艾希科尔之间亲密的关系,迪莫纳问题变得不再那么显著,加之美国此时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1967 年爆发的“六五战争”及其产生的诸多后果,使得这一问题不再那么关切。然而,从 1968 年开始,华盛顿坚持要求以色列在核不扩散条约上签字,反映出美国继续关注以色列的核努力。1968 年 9 月 10 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以色列副总理阿隆和以色列驻美国大使拉宾的会谈中,美国强调对以色列发展核武器的关注,同时要求以色列签订核不扩散协定^[14]。

1969 年 1 月,尼克松就职后,美国对此问题不在那么关注。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取消了从肯尼迪时期的开始的美国官员对以色列迪莫纳反应堆的检查。尼克松总统与以色列总理梅厄达成默契,只要以色列不公开核武器计划、不公开核试验,美国将停止对以色列核查并默许其核武计划。基辛格认为防止核扩散是一个相对不重要的外交问题。1969 年 2 月 6 日的备忘录中,建议美国政府不对所有的国家施压在核不扩散协定上签字。基辛格在此问题上的低姿态是因为其对核不扩散协定阻止其他国家发展核能力的有效性的悲观。他认为任何存在重大安全问题的国家都会尽力发展核武器,美国不应干预^[15]。

1970 年,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和尼克松总统达成协议:以色列不会采取任何鼓励核武器进一步扩散的行动,承诺不会采取一种公开的核立场,不进行核爆试验或是将核技术转让给第三方^[16]。只要以色列不超越这一“默契”美国将放纵以色列的核计划。但是 1974 年印度的核试验以及巴基斯坦也进行核试验企图,促使美国政府改变了在这一问题上的原来立场。1976—1977 年美国国会修正了对外援助法,美国不批准对正在进行铀

浓缩或钚分离国家的经济、军事援助,除非他们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的检查。这些表明基辛格在核技术政策上的转变,也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此问题的日益敏感。

卡特时期是战后在核不扩散立场上比较强硬的一届政府,尽管卡特政府极力强调核不扩散问题,但是对以色列的核问题也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局面。

第一,美国发现自己的意志很难强加于以色列身上。因为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成功实施,主要依靠美国与像以色列这样的盟友之间的一致性。这一政策的有效性也依靠美国在西方世界、第三世界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这一时期的美苏争霸中,美国处于劣势。因而,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很难对以色列核问题上有所作为。

第二,以色列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承受着严重的地区安全问题。但美国不能完全满足以色列的安全要求,因此,很难要求以色列抑制自己发展核武器。

第三,美苏之间进行的激烈的核军备竞赛,很难强制要求以色列不发展核武器。美国政府认为:缓和美苏之间的军备竞争是外交的核心问题,核不扩散问题自然是其中重要的内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此问题上是有着一致的看法。为了迫使以色列对其发展核武器进行克制,美国不得不向其提供先进的常规武器,增加对外援助,以换取以色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这无疑又刺激了军备竞赛的发展。

1978年,当中央情报局 1974年报告公开后,白宫新闻秘书包威尔说:“以色列政府宣布以色列不是第一个核国家,并不会率先将核武器引入该地区,我们接受以色列的这一官方立场。”对以色列发展核武器仍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17]。

里根时期是美以战略关系发展的成熟阶段,美国对以色列的核行动更是三缄其口。1981年6月7日,以色列为了保持自己在中东的安全与核统治地位,用美国交付的F-16战斗轰炸机悍然炸毁了伊拉克奥西拉克核反应堆。此举在阿拉伯国家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出于无奈宣布暂停交付余下F-16轰炸机,并在里根会见驻美阿拉伯大使时,对以色列的行动表示遗憾。但是以色列《晚报》透露,美国官员曾向以色列提供有关以色列核反应堆情报。6月8日,美国“核管理委员会”透露它曾告知以色列1000公斤炸药就能摧毁一座核反应堆,这进一步证明了美国参与了这一计划。1986年,一位曾在迪莫纳工作过的以色列技术人员范努努向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透漏了以色列研制原子弹核热核弹头的内幕。之后,被以色列间谍解送回国受审^[18]。西方媒体闹得沸沸扬扬,但是里根政府和美国国会对此却不置一词。

冷战期间,美国中东的防扩散政策的重要任务是防止核武器原料和技术流向美国在该地区的敌对国家。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所采取的手段主要是政治安排、技术控制、国际协调制裁等。

冷战结束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成为其中东政策的重中之重,尤其是9·11事件后。美国的核政策也由防扩散转为反扩散。反扩散战略则强调对扩散行为及其结果的打

击,甚知采取“先发制人”的方式对可疑国家或行为进行主动预防^[19]。但美国在反扩散问题上执行“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进行“有选择性扩散”。美国对阿拉伯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动向采取严密监视,多方反对的态度,而对其盟友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置若罔闻,加以纵容和包庇,这就大大降低了国际反核不扩的道义力量和逻辑说服力。

三、美国对以色列核政策的原因分析

尽管美国历届政府都是坚决的反对核扩散,在对待以色列发展核武器问题上,在不同的阶段态度有所区别。有时做出强硬的态度,而有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总的来说对以色列发展核武器采取宽容态度。分析其原因主要如下:

第一,美国与以色列在文化和宗教上的接近以及在民主理念和体制上的趋同,使得美国对以色列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在美国的认知中,与伊朗、朝鲜等这些所谓的“邪恶”国家不同,以色列是一个民主国家,有能力处理好手中的核武器。在核武器的使用问题上会做出明智的选择,不会轻率的使用,也不会向美国的敌对国家扩散核武器。

第二,以色列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就曾承诺保证以色列的生存。自肯尼迪时代起,支持和保护以色列便成为美国历届政府中东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保持以色列的军事优势,美国不得不向以色列提供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这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以色列的安全困境。而以色列发展核武器,可以减少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负担和成本(减少了美国对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负担和以色列得到保证其最终安全“最终威慑武器”)。同时,由于美以之间的特殊盟友关系,美国也不用担心其会对自己的安全利益构成威胁。

第三,美国出于对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负罪感和对犹太人的同情心以及美国理想主义的情节,使得美国觉得自己对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负有道义上的神圣责任。二战期间,在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疯狂迫害和压迫时,美国由于受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对犹太人入境采取种种限制措施。美国了解纳粹大屠杀的真相后,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如果美国当初不对犹太人的入境进行限制,将使更多的犹太难民逃脱纳粹的魔掌。加之,美国的理想主义色彩浓厚,作为“山颠之城”有责任拯救上帝的“特选子民”。面对敌对的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为了使以色列免遭同样的厄运,容许以色列发展“最终威慑物”捍卫自己的生存。

此外,出于对犹太人院外集团和以色列核模糊政策的考虑。虽然美国只几百万犹太人,占美国总人口比例的很小一部分,但是美国的犹太人热衷于参政,且集中分布于对总统选举有重要影响的若干大州。由于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使得美国犹太人在美国较高的社会地位,并组成强大的亲以院外集团对美国的对以色列政策施加影响。同时,以色列在发展核问题的模式上,采取秘密的核模糊政策。以色列从未公开进行过核试验或引爆核设施,不承认也不否认自己拥有核武器,这就为美国庇护以色列提供了方便。

(下转第 45 页)

义”以及尼泊尔“毛主义”与中国的毛泽东思想存在差异,西方“毛主义”与尼泊尔“毛主义”之间更是存在差异。我们不能以西方“毛主义”的视角来解读尼泊尔“毛主义”,因为很明显,西方的“毛主义”更多的是在学术领域内讨论,而尼泊尔“毛主义”更多的是在社会实践中使用。

1. 尼泊尔“毛主义”发展的过程

“毛主义”在尼泊尔的传播与共产党组织在尼泊尔的成立同时进行,并随着尼泊尔共产党分裂成不同党派而呈现出不同的表述,所以,我们在探讨尼泊尔“毛主义”之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者)在尼泊尔的建立发展过程。1949年4月22日,尼泊尔籍印度共产党在加德满都成立尼泊尔共产党,此为尼泊尔共产党(毛)的发端。20世纪90年代初,尼国内形成了10个主要的共产党组织,其中尼共(团结中心)主张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尼共(联合马列)主张议会民主和多党政治。1995年3月尼共(团结中心)召开大会,决定开展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1996年2月以普拉昌达为首的主流派打出尼共(毛)的旗号,宣布开展“人民战争”,随后遁入山林建立根据地,经十余年斗争,控制了尼泊尔70%的地区。2005年,尼共(毛)调整战略,走上以武力为依托的议会民主道路。2008年4月,尼共(毛)在尼泊尔制宪会议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近一半议席,成为执政党。

2 尼泊尔“毛主义”发展的原因

尼共(毛)虽以“毛派”命名,并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毛泽东思想,但是,我们不能以中国共产党的模式为标准去衡量尼泊尔共产党。因为,思想无国界,尼共(毛)其命名是自身行为,它有

权根据尼泊尔的实际国情使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理论,完善自己的政治纲领。但是,我们无可否认,尼泊尔共产党(毛)所坚持的思想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坚持的毛泽东思想存在很多的相似之处,可以说,尼共(毛)在尼泊尔获得执政党的地位不仅证明了其所坚持的理论的正确性,而且也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的思想理论的普适性。当然,一种理论离开产生它的国度而在别的国度,多大程度上被推行,最主要的是要看两种国度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方面有多大相似之处,其次要看奉行这种理论的政党及其领导人贯彻理论的具体措施是否得当,另外,国际国内形势发展提供的历史机遇也是一个关键方面。应该说,尼共(毛)在尼泊尔的迅速发展的根本是因为尼泊尔当前社会背景与当年的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有极大相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性质,等级制度森严;国内人民异常贫困,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各派政治势力斗争重重,政局动荡不安。同时,尼共(毛)能够准确判断国内形势,善于把握时机,思想上组织上日益成熟,也是尼革命存在和发展的主观条件。再次,尼共(毛)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关心百姓疾苦、提出改善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方案等赢得了广大贫苦人民支持、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尼共(毛)发展的重要原因。另外,尼泊尔国王解散政府、亲自执政激起国内各政党和群众的反对,是尼共(毛)参与竞选、走向执政的一个契机。

[收稿日期] 2008-07-07

[责任编辑:王望]

(上接第 50 页)

综上所述,尽管在目前美国厉行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形式下,美国对以色列的核问题政策将是其推行此政策的关一个症结,以色列的核模糊政策也将越来越难以为继。但是美国在新保守主义理念的指引下,以色列凭借其新的战略价值和美国人同的民主价值观,在短期内,美国政府将依然默许以色列增强其核能力。

[收稿日期] 2008-06-29

参考文献

- [1] 焦晓静. 国外核新闻 [J]. 2006 (8): 16-17.
- [2] Seymour M. Hersh, *The Samson Option: Israel Nuclear Arsenal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p77.
- [3] 魏菁. 触目惊心的一南非和以色列的军事勾结 [J]. 世界知识, 1998 (6): 10.
- [4] 胡志东, 霍刚. 以色列核战略思维模式简析 [J]. 理论月刊 [J]. 2005, (5): 45.
- [5] FRUS 1961-1963 VOLXV III Near East 1961-1962, NO. 5.
- [6] 李伟建. 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研究 [J]. 时事出版社, 2006: 211.

[7] Ben-Zvi. *Decade of transition: Eisenhower, Kenned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Israeli alli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21.

[8] Yair Evron, *Israel's Nuclear Dilemma* London: Routledge, 1994, p142.

[9] [10] [11] [12] FRUS 1961-1963 VOLXV III Near East 1961-1962, NO. 179, 258, 267, 303.

[13] Seymour M. Hersh, *The Samson Option: Israel Nuclear Arsenal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p119.

[14] Yair Evron, *Israel's nuclear dilemma* London: Routledge, 1994, p150.

[15] Cohen Avner Burr William, *Israel Crosses The Threshold*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May/June 2006 Vol. 62 Issue 3, p3.

[16] Shai Fekman, *The Future of U.S.-Israel Strategic Cooperation*,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East Policy, 1996, p 18.

[17] 赵伟明. 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 [J]. 国际观察, 2001, (5): 28.

[18] 吕原. 以色列承认范努怒泄露原子弹秘密 [J]. 国外核新闻, 1991, (1): 9-10.

[19] 高硕. 论中东地区的核武器扩散 [J]. 200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论文, 53-54.

[责任编辑:王望]